妈祖，大海的女儿，她的名字与涛声一道穿越千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联结着无数颗跳动的心，联结着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情缘。妈祖生在湄洲长在湄洲，妈祖信仰发祥于湄洲，湄洲妈祖祖庙是全世界妈祖分灵庙之祖。阿八是湄洲妈祖祖庙的原副董事长，人们又称她是海峡两岸架起民间交往金色桥梁的使者。

  **“活妈祖”阿八**

 **□水云间**

　二十年前，笔者听说湄洲妈祖祖庙的当家人叫阿八，人们称她“活妈祖”，是在海峡两岸架起民间交往金桥的使者。但几次赴湄洲采访，与她总是缘悭一面，因而不知阿八这个名字背后的许多感人故事。

　　今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偶然的机缘，终于在湄洲莲池沙滩边上一幢古民居中见到了阿八。她今年86岁了，但精神很好，思维敏捷，表达清晰，看起来最多不过70多岁。她银灰的短发微卷，慈眉善目，真有几分像祖庙神龛中端坐的妈祖神，难怪人们称她“活妈祖”！她的大女儿介绍说，母亲记性逐年衰退，但对以前的事，还都能回忆得起来。果然，她对祖庙重兴以及两岸信众往来等，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有胆有识的“妇女头”**

　　其实，她叫林聪治，阿八是她的俗名。因为湄洲岛上的人沾了妈祖的光，族中的女人也有排行，她婚后在夫家排行第八，所以人们就叫她“阿八”。

　　阿八是在湄洲岛上土生土长的，岛上的人普遍对妈祖感情深厚，她从小就跟大人到山上去拜妈祖，她对祖庙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阿八16岁嫁进林家，林家人称妈祖“姑妈”，一声“姑妈”让妈祖在她心里更亲了。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妈祖祖庙被拆得干干净净，别说拜拜，就连祖庙的影子也找不到。粉碎“四人帮”后，阿八迫不及待地爬上山去寻找妈祖祖庙的旧址。上了山，她傻眼了，眼前一片荒芜，到处杂草丛生，找不到一处遮风挡雨的地方，连一条落脚的路都没有。她只好伤心地往回走，在家里日思夜想。过了几天，她又上山了，她带上一个香炉，凭记忆来到大致旧庙的地方垒起一堆石头，将香炉放在石头上，但仍没有一块容人跪拜的空地，她只能朝着天空行礼，不由得一阵悲凉涌上心头！就在那一刻，她萌生了一定要重修妈祖祖庙的念头。

　　阿八养育10个子女，她要为全家的生计奔波劳碌。她一年到头几乎都在外面闯，先是做海鲜挑贩，起早摸黑挑着一担虾米走村串户叫卖，收入微薄。后来她发现岛外对湄洲渔网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就做起渔网买卖——收购湄洲女织的渔网，用三轮车运到平潭、福清和莆田江口、东甲一带去推销。因她人缘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她记性很好，收购谁家的渔网，在脑子里记得一清二楚，每次销售回岛，立马把钱发还给乡亲。她家年收入最多时近万元，那时的“万元户”还不多见。她的胆识和诚信，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但从她“立志”重修祖庙后，就毅然决然地将这好生意扔掉了。

　　与阿八同样决心重修祖庙的还有阿二、阿六，她们都是岛上的湄洲女，而且同样是虔诚的妈祖信徒。就是这三个女人，在阿八的带领下，自带干粮，每天起早摸黑，在荒草荆棘中开出一条山路。劳作的辛苦可以忍受，最难的是上山修庙还得偷偷摸摸，东藏西躲的，因为“文革”刚结束，山上还有驻军，戒备森严。有一天，哨兵报告说山上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以为“有情况”。部队政委立马带上伪装帽，跳进战壕，仔细观察后才发现，原来是阿八带领十来个妇女在山上施工建庙。他便回去告诉士兵：留心观察，不参与，不驱赶。于是，阿八在部队官兵睁一眼闭一眼下起劲地大干起来。

　　**项南批示：暂缓拆庙**

　　1983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湄洲岛及附近信众4000余人自发聚集祖庙旧址举行祭祀活动。而且每逢初一、十五，新落成的寝殿前还搭台演戏，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因妈祖新寝殿离部队营房较近，战士们嫌嘈杂而将意见报告到军区司令部。一位军区首长亲自到岛上视察，认为不能让“封建迷信”干扰“战备工作”，说是祖庙当拆。阿八闻讯吓坏了，她急急忙忙赶到县里去搬救兵。幸好“文革”结束后，政治趋于清明，阿八得到莆田县台办、县文化馆部分干部，甚至还有一位分管文教的副县长的支持。这些人一致认为湄洲妈祖祖庙原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革”之后修复是理所当然的，政府没有拨款，修建资金都是群众自发筹集的，为何还要拆呢？最后，县里拟了一份报告，送到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当时兼任福州军区政委）手里。据说，项南书记看了报告，寻思良久：一方是部队，一方是地方政府，双方各执一词，真有点为难。后来他转而一想，此庙地处沿海最前线，是战备前哨，但此庙也最靠近台湾，也许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对台工作的前哨呢！于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决定形成了。项南书记果断地在报告上批示：暂缓拆庙。

　　阿八听到喜讯，欣喜若狂！从此，项南书记也开始关注湄洲岛上的妈祖祖庙建设，并知道有个“妇女头”叫阿八。项南书记有远见。时隔不久，因台湾海峡气氛渐趋祥和，又多年无战事，按战略部署，湄洲岛上的部队转移到别处去了。祖庙的修复可以公开地开展。1985年，项南提出大念“山海经”，第一次把湄洲湾的开发摆上议事日程。当他来湄洲湾并到湄洲岛视察时，特地到湄洲妈祖祖庙看望“妇女头”阿八。阿八见到如此平易近人的省委书记，激动得热泪盈眶。而项南看到湄洲妈祖祖庙修建已初具规模，也由衷地高兴。1991年他再次来湄洲祖庙时，这里已是气派非凡，有了正殿、钟鼓楼、梳妆楼、升天楼、朝天阁等建筑，朝拜的人群络绎不绝。项南朝着阿八手指的方向远望，海天一色，海那边就是祖国宝岛台湾，他对当初的决策感到欣慰，因为祖庙确实已成为对台工作的前哨。项南频频点头，满脸笑容。陪同项南来视察的是莆田市政协主席林文豪（时兼任妈祖祖庙董事长），他向项南汇报台湾妈祖信众来湄洲祖庙朝圣的情况：自1987年10月31日，台湾大甲镇澜宫董事长杨焙元一行绕道日本大阪转飞大陆，赶到湄洲参加妈祖千年祭活动，成为两岸阻隔38年之后的“破冰之旅”。之后，每年都有10多万台胞来朝圣，而且逐年增多；“做好妈祖文章，为祖国统一服务”是他接任董事长的职责。项南听后，大加赞赏。

　　**当了十年祖庙常务副董事长**

　　项南的支持是阿八重兴祖庙的精神支柱，但在具体工作中还是困难重重。

　　湄洲妈祖祖庙的重建完全是从零开始的。“文革”后期整个祖庙被夷为平地，连一块完整的砖瓦都难以寻到，石头被人搬去砌猪圈，椽梁木柱都被当柴火烧了。如今重建祖庙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是群众自发解决的。用阿八的话说，凡需要购买的都要从“嘴里省下来”，能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如石头，看见岛上哪里有，她就组织石匠去开采；石匠、木匠、水泥匠、工头小工等都是自愿无报酬的，而且都是自带干粮来干的。阿八得知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对妈祖的感情很深，于是，她三番五次去江口一带侨乡宣传、游说，得到了很多海外侨胞的捐助。那时她能筹到几千元钱，就很高兴。

　　让阿八犯愁的事还在后头。比如，如何在旧址上恢复祖庙的原貌？因为祖庙的旧址旧貌在她记忆里很模糊，当年被毁时也没留下照片或图纸什么的。阿八说，没办法，只能“土作”（没有规划设计的做法）。她用妈祖的巨大影响力召来一批工匠，开始在山坡上挖地基，挖着挖着，居然挖到妈祖祖庙寝殿的天井。她激动万分，说明原址就在此处。可旧寝殿到底多宽多高呢？她正愁眉不展时，听说公社的仓库里有一根祖庙寝殿的旧梁，她想，如果能将这根梁搬出来，就可以梁为准，推算出寝殿的高、宽来了。可那是公社的仓库，怎样才能把梁搬出来呢？正犯愁时，阿八在电影院工作的女儿瑞金说，她有办法。她说电影院的一些破椅凳也放在仓库里，可以整理椅凳为由，把椅凳和那根旧梁一起搬到广场上，暂时堆放着。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阿八叫几个手脚利索的年轻人去搬走那根梁，她自己在半路上接应，连夜用板车运到工地上。第二天，大家把这根梁擦洗干净，发现梁上有一行大字，写着“丁亥年秋董事林竹庭偕男剑华倡募重建”。经考证，林竹庭是新中国成立前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的老董事，他的儿子林剑华也继任过祖庙董事会的董事，而林剑华的儿子就是林文豪。阿八由此也知道了“林文豪”这个名字。

　　“偷”梁成功，不但寝殿可以“复古”重建，还意外获知林文豪家族与妈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缘分总是跟定有情怀的人。1985年5月的一天，时任莆田市政协主席的林文豪第一次去湄洲祖庙。阿八请林文豪吃了一碗“妈祖平安面”之后，带他来到寝殿那根梁那里，说起“偷”梁的经过，林文豪念着梁上面的字，百感交集，他仿佛看到了祖父、父亲的身影。1986年，林文豪受市委指派，担任湄洲妈祖祖庙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阿八任常务副董事长。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林文豪更把湄洲祖庙的工作纳入市政协海外联谊和对台工作的正常轨道。

　　湄洲祖庙有政府这座靠山，阿八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干一场了。阿八说，林主席政务繁忙，不可能天天往湄洲祖庙跑，除了遇上大事难事向他“请示”之外，祖庙日常一般的事情全由她来跑腿。而她这个常务副董事长，一当就是10年。直到1997年由她儿子林金榜接替，她才安心地放下重担。

　**情深义重“活妈祖”**

　　阿八重兴湄洲妈祖祖庙和弘扬妈祖文化的事迹渐渐传开，成为海峡两岸声名远播的新闻人物，甚至被人称为“活妈祖”，这不仅是因为她拥有同妈祖神像相似的平和慈祥的面相，更因为她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她对妈祖的敬仰，更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在对妈祖信众的敬重和善行中。阿八说，起先拜妈祖是出于敬仰妈祖，也是祖上留下的传统民俗；后来经过学习和实践，逐渐明白了妈祖文化的深刻意义。尤其是她深切感受到，妈祖在台湾同胞心里，代表着“源”和“根”。他们的祖先就是怀抱妈祖神像渡海去开发台湾的，他们宫庙里或家里供奉的妈祖神像，许多就是直接从湄洲祖庙分灵的。所以他们都以到湄洲朝圣为一生中最大的愿望。现在台湾有1400多座妈祖宫庙，将近2000万的妈祖信众。在任常务副董事长的那些年，阿八接待的香客数不胜数，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大陆的也有港澳台的，她每天都要接待几个朝拜团，接待数十位台胞。虽然语言不通，但她能用莆田话说“欢迎、欢迎”，人们都听得懂，还倍感亲切。她说，妈祖就是她和信众之间共同的语言。在她接待的客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96岁的香客，是台湾高雄市的程洪省女士。阿八记得，那是1990年农历四月十五，这个老太太是由她的子女亲属搀扶着登上祖庙山的，她说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来湄洲祖庙朝拜妈祖。阿八在祖庙寝殿接待她，陪她上香跪拜。阿八说她远渡海峡，历尽艰辛，终于如愿以偿，很是感人，就特地送一幅绣有“金玉满堂”的锦幛给程老太太。而她接待过年龄最小的香客是一位还在襁褓中的7个月大的女婴，由女婴母亲抱着到祖庙朝拜，阿八亲手给这个小香客挂上一个妈祖香袋，祈愿妈祖保佑她健康成长。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虽然有些信众与阿八只有一面之交，但见过她的人都会记住她，因为阿八是妈祖祖庙的管家，她让妈祖的大爱洒遍人间！